

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下)

◆傅莹



■ 2013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参加总理记者会

21世纪中国智库的责任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

中国在智库建设上是后来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谋士、用智囊的传统,但是古代的幕僚是单向服务,没有社会公共属性。在现代智库发展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与传统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像英国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是1920年成立的,有9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前

身——政府研究所是1916年成立的。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在全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而美国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四倍。在前50个顶级智库中,中国只有三家。在报告中提到的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等项目的全球排名中,则没有中国智库。

当然,这份报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情况。中国智库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思潮的引领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国际评估难免受到语言和渠道的限制。但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确实有提高的空间。

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处在较快发展的过程中,外交课题多,政策需求大。而且我们是在一个成熟的国际环境中成长,可以学习和汲取的知识及经验很丰富。应该说,现在是中国智库成长的难得机会。

关于如何加强智库与决策的关系,我想到这么几点:

一是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学者研究国际课题,不能脱离时代主题,不能脱离政策需求的轨道。

宾州大学的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博士(他牵头做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来北京时,我向他请教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中国智库建设还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如何能更好地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和培养优秀人才,都是需要不断摸索和提高了。有人要问,智库如何才能知道有什么决策需求?确实,这是一种供求关系,牵动供应的是需求,决策部门需要向智库提供需求提示,并且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联系群众。党的18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中国智库的发展对于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目标至关重要。

智库需要有政策服务意识。智库的独立思考要具有建设性,包括批评,目的是为了决策更加准确。智库不可能总是唱赞歌,看得到问题才能提出改进的建议。但是目的性很重要,因此智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更多的冷静思考和平衡观点。

二是中国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初登世界舞台的国家来说,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问题非常多。

例如,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时代方位?中国的自我认知是地区大国并且将发展成世界级大国,谈世界排位的时候中国应更多考虑人均收入和自身面临的发展挑战。而国际上普遍以世界大国看待和期待中国。我们的智库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国内外都能接受的观点,至少要推动在国内形成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相应的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理论。

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主

张,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将重点落实两国领导人会晤共识。“新型大国关系”指的是中国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要与美国这个传统的超强国家之间确保以和平交往、对话合作为关系主导面,即便竞争也是非对抗性的。能否成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涉及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方向,这将是长时期和艰难的磨合过程。美国有霸权的惯性,调整会有难度;中国缺乏做影响国际事务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学习需要时间。在这方面智库可以先行一步。

三是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提高向中国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最近出国访问或与来访的外国人士交谈,我感觉到外界一方面对中国有信息饥渴,希望多听到中国的声音,尤其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动向;另外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偏见和误导性资讯很多。这当然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中国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国际信息的问题,中国需要增强塑造自身形象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智库确实可以多做多事。

例如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外界有很多议论和期待。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原则,不赞成干涉内政。而传统的大国对此往往缺乏了解,也不认同,甚至认为中国在承担责任上“挑肥拣瘦”。中国智库可以多向外界介绍中国的行为模式和原则。增进国际了解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国际责任,而促进国际了解的过程也有利于中国智库树立自己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目前中国智库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是比较稚嫩的,实力和人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对智库要多几分宽容,对智库的思想产品要给予尊重和价值上的认可。产品有价,思想产品价更高。当然智库不可能走商业化的道路,智库里面有好书万册,却不可能有银山万座。

做智库是寂寞的,若非心静如水,恐怕很难深做学问。《读书》2013年第五期刊登了王英的文章“一个人的阁楼”,写的是叶嘉莹。这是位在加拿大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现在80多岁了,退休后仍然在图书馆里的小工作室里潜心研究古典诗歌。文中讲到,在当今商业气息主导的年代,能保持清静之心钻研,实属难得。老人之所以有如此心态,也是经历了许多、看淡了许多的缘故。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以中国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为基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树一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建立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需要相当的耐心、耐性和耐力。我们中国的智库,尤其大学智库,一定不能浮躁,不能人云亦云。可能也需要拿出一些时间在“一个人的阁楼里”好好研究一些理论和历史,积淀知识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再去外面跑一跑,汲取资讯,了解政策和决策需求。

我真心期待,也相信,中国的智库能有大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不仅已经跻身于世界之林,而且长成了林中的大树,这里必然有中国智库的一片新天地。

摘自《世界知识》2013年第16期

唐云传

郑重



8. 上海滩的漂泊

从宁波上船,经过一夜的航程,次日黎明,唐云到了上海的大码头。此时,若瓢早已在岸等候。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上海已处在沦为孤岛的前夕。不少中国人还带着梦想,以为日本人不会打到上海来,四面八方逃难的人都汇集到上海。唐云一家刚踏上上海滩,就遇到了住的问题。旅馆住满了,唐云全家无处安身。还是若瓢想了办法,把唐云全家安排到佛教医院去住。医院毕竟是个治疗疾病的地方,住在这里,全家都没有一种安定感,就连善于超脱大度的唐云,这时心里也感到失去平衡,无法作画。以卖画的收入来维持家计的唐云,不能画画,全家的吃饭便成了大问题。经过若瓢的几天奔波,终于在傅中施家给唐云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傅中施是一家银行的董事,本人也在银行做事,他喜欢唐云的画。傅中施的母亲信佛,热情、善良、好客,对儿子的客人,她当然也是很受欢迎的。傅中施还有几个姐妹,一听说“杭州的唐伯虎”要住在自己家中作画,她们对看唐云比听唐云的传奇故事更有兴趣。唐云搬到傅家的那天,姐妹们虽然不便到正厅迎接,一个个都躲在楼梯的后面,偷偷地瞧着唐云。唐云刚进中厅,傅中施的那位最小的妹妹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唐伯虎!”还是傅家老太太开明,她说:“唐先生住在这里,就成了自己人,女孩子也用不着回避,都出来见见这位唐大哥吧。”“唐大哥!”四五个女孩子从楼梯后面走了出来,向唐云深深鞠了一躬。

唐云的妹妹唐瑛自然也就成了傅家姐妹的好友,和她们住在楼上。唐云住在中厅,每天都在作画。按照旧的习俗,唐云这时正是虚岁三十,由若瓢发起,在傅家为唐云过三十岁的生日,办了三桌酒席,请了一些朋友。若瓢虽为出家之人,但他那一领袈裟只不过是一个护身符,走到哪里都会交上一批朋友。在生日宴上,若瓢把金石家邓散木、书法家白蕉介绍给唐云。邓散木号粪翁,取古义“粪除”之

意,又名钝铁,时人都以老铁称之。白蕉本姓何,名法治,字旭如,号复生,后改署白蕉,又号复翁,是上海金山张堰镇人。张堰原属松江,松江古为云间,所以白蕉常自称“云间白蕉”。这时,唐云在杭州的一些朋友,如丁辅之、高野侯、姜丹书也都先唐云到了上海。唐云去宁波途中,因落水未能前去看望的朋友施叔范亦来到上海。旧雨新知,欢聚一堂,唐云自是很高兴。

在傅家住了一段时间,唐云也画了一些画,那些画又都卖了出去,吃饭的钱总算有了。在若瓢的周旋下,唐云又搬到若瓢出家之地吉祥寺。

坐落在七浦路上的吉祥寺,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佛教圣地,香火很旺。寺的方丈是雪悟和尚,主持寺内的佛事。这位雪悟和尚也是从宁波来上海的,同时也是个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的人物。雪悟虽为出家之人,却熟谙生财之道,寺内的收入不完全靠佛事或施主的施舍。在吉祥寺内,他们开设了一个素餐馆,三开间的门面,常是顾客盈门。雪悟还是烹调能手,素菜烧得特别好。雪悟和若瓢极为投契,雪悟管内务,若瓢办外交,把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招引到吉祥寺来。这样,唐云住在吉祥寺,在上海的交游一下子也广泛起来。不只是书画界的朋友,像新闻记者郑逸梅、唐大郎、龚之方也是吉祥寺的常客。若瓢把他们拉来吃素餐。吃完之后就写文章在小报上宣传。这样,吉祥寺的素餐就扬名遐迩,生意兴隆。

唐云住进吉祥寺不久,宁波延庆寺的小和尚亦幻也来到了上海,在吉祥寺落脚。唐云看到亦幻,白天去云游,晚上也不常在寺内。有时在寺内,便到唐云这里坐坐,谈谈社会新闻,既不谈佛,也不谈禅。其实,亦幻和尚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先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来到宁波延庆寺出家,镀了一层佛光,披着一身袈裟,掩护着地下党的身份。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夏衍、于伶经常到吉祥寺吃素餐,有时也参加吉祥寺的一些佛事活动。唐云虽然和他们相识,在一起谈禅谈画,其中的内情并不知道。在唐云的印象里,经常来吉祥寺的还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每次来都要吃一顿素餐,每吃素餐又都是亦幻当跑堂,送茶送水。这时,赵朴初已经是居士,虽是佛门信徒,但可以结婚携夫人,他们夫妇也常来吉祥寺参加佛事活动。

28. 径直去法院起诉离婚

一个人近乎疯癫地游走在冰冷的大街上,感到那么无助、那么茫然、那么渺小,如同一片飘飞的落叶。蓦然,一辆白色小车停在了我面前。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猛然见到亲人,趴在白云怀里的我,嘤嘤啜泣。白云把我带到金海湾最高档的、唯一一家有乐队伴奏的、名字叫“雕刻时光”的酒吧。

单间的灯光很暗淡,音乐很缥缈,环境很雅致。尽管我知道白云早发现了江河的堕落,但我一直没告诉她我也知道。她不说是我不愿让我痛苦,我不说是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说来,我很惊奇她对人和事的认知能力。我与田野恋爱,她评价不适合,结果我们离异。我与江河在一起,她评价他靠不住,不幸又被她言中。但实在撑不下去了,伪装已久的面具再也挂不住了,我终于敞开心扉开始倾诉。到此时才发觉,痛苦到极致时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福气。

“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的,还是好男人多——田野就是其中一个呀,所有沾花惹草的事与他绝缘啊!”我说。

“悔青肠子了吧?你呀你,当初劝你不要离你愣不听,可如果现在离开江河,你焉知将来一定不后悔?人啊,总是不满现实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假设把未来一一呈现到面前,未必就那么渴望得到它。因为现在正是过去渴望的未来。过去终结于现在,未来开始于现在,就让我踏踏实实走好现在的每一步好吗?”望着白云那充满期待的眼睛,我郑重地点点头。

第二天中午,白云把我和江河约到金湖酒店一小雅间。江河当着白云的面对我说:“小雅,千错万错都是我错,以后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只求你别再提离婚,我纵有千般不是,可是我真心想这个家呀,我对丈人丈母娘比我对亲生父母还亲呀,对甜甜我也是比亲生女儿还爱呀,不要让我们这个家破碎吧!”

江河祈祷地望着我,他似乎一夜没睡,面容有些苍白和憔悴。“我向你保证。”“你做过一千个保证了。”“这是最后一个。”

白云在一旁说:“好!那就看你的了,这回你可要好好表现,如果你胆敢再让小雅伤

心,第一个饶不了你的就是我白云!”

为挽救这个浪子,为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我采纳了白云的建议,向秀嘉预定了一套商业街门市房,半年后交付使用。然后马不停蹄地进行最后一阶段的跑外生意。为了在我离开的日子,排遣他的寂寞,充实他的生活,我给他买上了电脑,希望他能重新拾起他的诗歌创作。

江河变得好乖哦!乖得快变成一个宅男啦!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下班后不是做家务就是上楼学习,尤其我在家时,教我打字边给我阅读他的新诗,两人的双眸时不时在空中交织,深情而笃定,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行走,我的心里在唱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明白自己不再向往轰轰烈烈,更想要一份平平淡淡的温情和从容的忠诚。

三个多月的时光在这种悠闲、和美、太平的氛围中静静流过。

天色幽暗,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雨滴敲打着车窗。

当我打的来到楼下时,推开车门的第一个动作是抬头向二楼窗户望去,想象中的那盏灯没有燃亮。

下着雨,他能去哪儿呢?打电话询问,没有。时钟指向十点,实在按捺不住,打他电话,关机。他一夜未归,我一夜无眠!

好容易熬到上班时间,他手机依然没开!打他单位,单位也在找他!惊慌失措中,把电话打给白云,白云立即把电话打到她叔叔——现在已是刑警队长黄秀斌的手机上。还真找对了人,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江河被金湖派出所抓了!

原来江河与网友聊天,越聊越热乎,后来女孩约他到自己出租房,这女孩专门以上网“交友”为幌子,暗地从事卖淫。因正值严打,江河被罚五千元。

又一次背叛与伤害,又一次像被人扔到万丈冰窖,大脑又一次彻底空白。

第二天上午,我径直去法院起诉离婚。这一天是2002年12月12日。距1994年刚好八个年头!我与田野八年,跟江河居然也是八年!天下有如此巧事吗?不是宿命又是啥呢?

养女

刘洁



“悔青肠子了吧?你呀你,当初劝你不要离你愣不听,可如果现在离开江河,你焉知将来一定不后悔?人啊,总是不满现实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假设把未来一一呈现到面前,未必就那么渴望得到它。因为现在正是过去渴望的未来。过去终结于现在,未来开始于现在,就让我踏踏实实走好现在的每一步好吗?”望着白云那充满期待的眼睛,我郑重地点点头。